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William Trevor

**AFTER RAIN**

# 雨 后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管舒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illiam Trevor  
**AFTER RAIN**

# 雨 后

[爱尔兰]威廉·特雷弗 著 管舒宁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1-0551 号

William Trevor  
**AFTER RAIN**

Copyright © 1996 by William Trevo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IL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后 / (爱尔兰) 特雷弗著; 管舒宁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短经典)

ISBN 978-7-02-009524-7

I. ①雨… II. ①特… ②管…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287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责任编辑：马爱农

封面设计：张志金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60 千字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 / 32

印 张 7.5

印 数 1—12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524-7

定 价 25.00 元



**SHORT CLASSICS**

短经典

#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取决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

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的。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的莫泊桑，他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

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的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官吏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净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那里，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

目而虔敬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势必有着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语所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在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



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惟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看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了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

为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中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 目 录

001	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
018	友谊
040	蒂莫西的生日
058	孩子的游戏
073	小生意
088	雨后
107	寡妇们
127	吉尔伯特的母亲
144	土豆贩子
161	失去的阵地
199	一天
214	嫁给达米安

## 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

维奥莱特嫁给他时，钢琴调音师还是个小伙子。贝尔嫁给他时，他已经老了。

还不止这些，要知道选择维奥莱特为妻的时候，钢琴调音师已经拒绝了贝尔，宣告第二次婚礼的时候，大伙儿还记得这事。

“哎，不管怎么说，她算是得到了残余的他。”邻居中有个农夫这样评说，这么说并无根据，只不过是陈述他的观点而已。其他人的看法也差不多，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会有另外一种说法。

钢琴调音师一头白发，随着一个一个潮湿的冬天过去，他一只膝盖的关节炎也越发严重了。曾经的温文尔雅如今已不见，比起同维奥莱特结婚那天——一九五一年六月七日，一个星期四——他也更瞎了。较之一九五一年那会儿，如今，他生活中的阴影也愈发模糊稀疏了。

“我愿意。”在小小的圣科尔曼新教教堂里，他应道，他所站立的地方几乎就是许多年前的那个下午他曾经站立过的位置。五十九岁的贝尔呢，则和她从前的情敌一样，站在同一个圣坛前，将维奥莱特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段空当间隔得恰到好处；教堂里的

人忆起维奥莱特没有不心怀敬意的，对于她的离世也没有不痛心缅怀的。“……并将我所有世俗财产，尽献于你。”钢琴调音师说道，他的新任妻子在想，她更愿意穿着白纱而不是这身合宜的酒红色站在他身旁。她没有参加那第一次婚礼，尽管她受到了邀请。那天她让自己忙乎了一天，粉刷鸡棚，但即便如此，她还是哭了。不管有没有哭，她都来得更漂亮——差不多要比那个如此清晰地占据着她头脑，令她用嫉妒同之搏斗的新娘年轻五岁。然而，他选择了维奥莱特——或者说选择了自己的房子有朝一日会归于她名下的前景，贝尔站在鸡棚里苦涩地告诉自己，还有那一丁点儿钱，对于一个瞎子的生活来说多少可以喘口气。后来，每当她看到维奥莱特领着他走路，每当她想到维奥莱特为他打理一切，给予他生活，她便觉得这一切也是可以理解的。哎，换了她也能做到。

人们离开教堂的时候，有人在用管风琴弹奏巴赫的曲子，往常那是他的工作。人们在小小的教堂墓地里三五成群，坟墓零星散布在这幢小小的灰色建筑周围，钢琴调音师的父母亲，还有他父亲这边的好几代祖先都埋葬于此。参加婚礼的客人要是愿意到两英里之外的家里去，将会有茶点招待他们，不过一些人向新人献上祝福，就此告辞了。钢琴调音师握着这一双双熟悉的手，想象着这一张张他的第一个妻子曾向他描述过的面孔。正是盛夏，同一九五一年那会儿一样，阳光热烘烘地照在他的前额两颊，还透过那厚重的结婚礼服照在他身上。这个墓地他已经认识一辈子了，小时候，他就摸索着石头上的字母，对他母亲拼出父亲家族的一个个名字。他和维奥莱特没有孩子，有的话他们会很喜欢。有那么一种说法，他就是

她的孩子，每当贝尔听到这句话，就会觉得是一种刺激。她本可以给他生孩子的，这一点她很有把握。

“我预备下个月去拜访您。”年迈的新郎提醒一位仍握着他手的妇人，她有一架施坦威钢琴，那是他调过的钢琴里唯一一架施坦威。她弹得好极了。他询问何时上门去调音，并再三表示，聆听她的弹奏就足以支付报酬了。但她从来不短他的酬金。

“第三个星期一，我想。”

“好的，朱莉亚。”

她叫他德罗姆古尔德先生：他有他的处事风格，不喜同人亲昵。人们说起他，常用钢琴调音师来称呼，对他职业的提示显示出人们对一位颇具才华者的敬意。他的全名叫欧文·弗朗西斯·德罗姆古尔德。

“哦，天气真好，安排在今天，”教区新来的年轻牧师说道，“天气预报说可能会有阵雨，但他们肯定弄错了。”

“天空——”

“哦，无云，德罗姆古尔德先生，无云。”

“哎，真好。那您愿意光临寒舍吧，我想？”

“他肯定会来的，当然了。”贝尔催促着，匆匆穿过墓地里的人群，并一再向大家发出邀请，她一定要举行一场派对。

过了一段时间，当这场新的婚姻进入日常生活后，人们想知道钢琴调音师是不是有退休的打算。一只膝盖不好，看不见，又上了岁数，在他发挥才干的时候，那些私宅、修道院、学校里的人都对

他宽容有加。他闲不下来，岁月流逝，他也没交到多少好运。但是，偶尔有饶舌的人或是包打听将这个问题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否认自己有过这种念头，他也不认为只有死神的召唤才会终结这一切。事实是，要是不工作，不到处转悠，长久以来不是每半年左右就要跑到一个个小镇上为人服务，他就会不知所措。不，不会的，他承诺，他们还会看到那辆白色的沃克斯豪尔车转进某个农场的大门口，或是在某座修道院的院子里停上半小时，或是停在路边，而他则嚼着他的午饭三明治，喝着妻子给他装在保温瓶里的茶。

这项业务主要是维奥莱特开发出来的。两人结婚那会儿他还同母亲住在巴纳高姆大宅的门房里。之前他已经开始给钢琴调音了——两架在巴纳高姆大宅，一架在巴纳高姆镇上，还有一架在一家农户里，他要走上四英里。那时候人们都可怜他是个瞎子，所以他时不时被叫去修理马桶或是椅子的海草坐垫，这也是他学来的本事，或者在某个重要场合拉奏小时候他母亲给买的那把小提琴。婚后，维奥莱特改变了他的生活。她住进了那间门房，她跟他母亲也不是一直都处得好，但好歹还是过下来了。她有辆车，这便意味着只要她在哪儿发现一架长期疏于照料的钢琴，她就可以开着车带他去。她驾车去那些人家里，最远的在四十英里外呢。她算上车子的油耗和损耗，确定了他的收费。她备了个地址簿，还在日记里记下每家下次调音的日期，这些都很管用。她记下一笔笔可观的收入增长，发现迄今为止最赚钱的还属拉小提琴：在寂寥的酒馆里那些乡村与西部音乐的晚上拉奏，夏天里，在十字路口搭起的舞台上为舞会拉奏——一项在一九五一年间还没有完全绝迹的活动。欧文·

德罗姆古尔德喜欢小提琴，在哪儿都愿意拉，不管有没有钱，不过维奥莱特看中的是钱。

于是，这第一段婚姻就这样忙忙乎乎地发展着，后来，维奥莱特继承了她父亲的房子，便把丈夫接去同住。它曾是一座农舍，但因为家里几代人都嗜酒如命，把农场的地都喝没了，不过，还好维奥莱特没有沾染上这一困扰着她家的恶习。

“好了，告诉我那儿有什么。”早些年她丈夫经常这么问，维奥莱特便把这所她带着他入住的房子的情况告诉他，房子坐落在偏僻的山脚下，这些山有时候看上去是蓝色的，房子就在一条巷子拐弯处靠后一点的地方。她描述着屋子里的角角落落，当东边吹来的风形成的气流影响到那间过去被叫做客厅的屋子里的炉火时，他可以听到她拉启和关上木百叶窗的声音。她描述着铺在屋里仅有的那段楼梯上的地毯的花纹，厨房碗柜上那蓝白相间的瓷把手，还有那扇从不曾开启的前门。他听得津津有味。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迁就过儿子的苦恼，当初可没有这么耐心。他父亲过去在巴纳高姆大宅当马夫，跌了一跤后死了，他对父亲一无所知。“瘦得跟条猎狗似的。”维奥莱特这样描述他父亲留下的一张照片。

她让巴纳高姆大宅那宽敞、冰凉的大厅历历在目。“通往楼梯的这一路上我们绕着走的是一张桌子，上面摆了只孔雀。这是一只银色的大鸟，张开的尾翼间点缀着一小片一小片的彩色玻璃，代表它五颜六色的羽毛。绿的和蓝的。”他问起颜色时她说道，哦，还有，她确信那不过是用玻璃做的，不是什么珠宝，因为有一次，在他全力以赴对付客厅那架破得不成样子的大钢琴的时候，有人告诉



过她。楼梯是弧形的，因为经常跑上跑下修理育婴室那架夏贝尔钢琴，所以他知道。第一层的楼梯过道黑得跟隧道似的，维奥莱特说，有两张沙发，两头各一张，墙上还黑魆魆地挂着几排面无笑容的画像。

“我们现在经过的是杜西加油站，”维奥莱特会说，“菲利神父在泵那儿加油呢。”

杜西加油站售的是埃索汽油，他知道这个词怎么写，因为他问过别人。标识用的是两种颜色；那个图形与他感觉得到的形状做过比较。借助维奥莱特的眼睛，他看见了奥格希尔郊区麦克科迪大宅那荒凉的外墙。他看见了基勒思那个文具商没有血色的脸。他看见了他母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双手交叉在胸前。他看见了群山，有时是蓝的，有时雾散去又变灰了。“报春花没那么鲜艳，”维奥莱特说，“更像是稻草或者是乡村黄油的颜色，中间有一点颜色。”他就会点点头，知道了。淡蓝色的，就跟烟一样，她描述着山峦，中间那块不是红色，更像是橙色。对于烟，他知道的也并不比她告诉他的多，但是，他能分辨那些声音。他坚持认为他知道红色是什么，因为他听得出它的声音，也知道橙色，因为尝得出来。他看得见埃索招牌上的红色，还有报春花里的那点橙色。说“稻草”和“乡村黄油”他就明白了，维奥莱特说惠腾先生脾气古怪也就够了。有个院长嬷嬷看上去很严肃。安娜·克雷吉喜欢异想天开。锯木厂的托马斯是个邈邈的家伙。巴特·康伦的前额长得像梅里克家的那条猎犬，每次看到梅里克家的布罗伍德，就要摸摸它。